

春秋集注

六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

廡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按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

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瞶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

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

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

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莒人次于鄆秋楚公

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鄆公羊作合。鄆鄭地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傳晉

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鄆

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以不貳于楚奔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

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晉衛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葬

鄭師伐宋

楚令也杜氏註以彭

城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禩以自

為禩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鄭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昵我免寡人惟二三子胡氏論鄭從

楚見上公子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

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註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按士勾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

則茲伐喪之舉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會于戚謀鄭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註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僑如之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

春秋卷八

春秋卷八

〇二

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號之邑鄭滅號為制邑秦漢為成臯東有汜水今孟州汜

水縣有故虎牢城。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陸渾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

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按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

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

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

公子申

傳公子申為令尹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劉氏傳嬰齊王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而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

殘又外結吳怨共

公如晉

傳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

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長檮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傳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孟獻子謂不知先立平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按地譜一名雞丘今洛州永平縣。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

將合諸侯使士句告齊曰寡君以歲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郟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今按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相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

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

秋公至自會

春秋卷八

三

也

也。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疆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父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己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湫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

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臯於許規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叔孫豹如晉

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

夏

氏薨

如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妾襄公母如犯姓。傳定如薨不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

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

如晉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不以夫人禮葬定如志復古

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而為寡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按子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叔觀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鄆世子巫也為與叔孫豹如晉鄆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鄆為附庸於魯鄆不勝苦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鄆失正矣天子

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

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按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

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秋大雩 傳旱 楚

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皆盟敗于鄢陵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

殺三卿故君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子以為不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成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

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

陳公至自會。冬成陳。傳諸侯成陳公羊曰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

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

會于城棣。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書勞也辛未季孫

行父卒。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杞桓公卒夏宋

華弱來奔。傳宋華弱與樂繮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蕩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

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舉異罰非秋葬杞桓公。滕子

來朝。莒人滅鄆。傳鄆恃賂也杜氏註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按呂氏以為鄆莒

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思謂子產嘗對晉人何故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誰或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冬叔

孫豹如邾。傳穆叔如邾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傳晉人

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按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舉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並邾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

典廢於下矣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初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風沙衛以索

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萊

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

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

免牲

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小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穀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也

城費

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邑。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

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相子之盟

楚

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春秋卷八

六

六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鄆穀梁或作陽鄆地。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杜氏註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鄆

公羊穀梁頑作原鄆作操。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弑之曷為不言

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謹按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為弑也明矣弑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

陳侯逃

歸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

歸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傳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備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奔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辜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勤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濕。傳鄭子國子耳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謹按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季孫宿會晉侯鄭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

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

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授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

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淇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按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相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入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謹按莒人滅鄙而

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與伐魯疆鄙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傳旱也冬楚公子

貞帥師伐鄭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

變特書侵蔡以鼻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

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傳報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母穆姜 秋八月癸未

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

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傳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曰脩器備盛

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

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

春秋卷八 八

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

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次于陰口而還○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

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道矣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乃及

平楚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相楚地後漢彭

城國傳陽縣有相水○杜氏註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穀梁作傳○偃陽杜氏註彭城傳陽縣今徐州沛縣○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子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父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

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子宋公以偃陽子

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

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范氏註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吳甲午遂滅偃陽若會與遂異也 **楚公子貞鄭**

**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雌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緄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盈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之有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疆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

**發公孫輒** 駢公羊穀梁作斐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子駢為田漁人囚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氏傳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辜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億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駢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駢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 **戍鄭虎牢**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 **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

及晉平。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辜諸侯也愚謂臯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蹇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撤中國恃力逼小 **楚公子貞帥師救**

**鄭** 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遇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

之取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將

之取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將

之取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將

之取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

還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藥麇欲伐鄭師有密不可  
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辜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  
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所以深舉諸侯不能保鄭  
肆其陵逼曾荆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  
楚之不若也 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註增立中軍萬二千  
五百人為軍。傳季武子

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  
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役  
邑入者無征不入昔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  
不然不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  
其邑之民為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故三家各  
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  
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  
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耳民畏倍征  
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  
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  
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

春秋卷八

十

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  
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  
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  
代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立卒還於邑將  
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  
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  
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  
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  
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人患晉楚  
之故諸大夫曰

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  
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  
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

###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

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 楚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盟後復伐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晉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而子伐宋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

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奚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

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春秋卷八 十一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

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

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氏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

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

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

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

下豈可以詐力哉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

人執鄭行人良霄 霄穀梁作霄。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許氏曰書楚

執良霄見楚之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力盡於是矣

不設備秦晉戰于櫟 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

宿帥師救台遂入郚台穀梁作郚杜氏註琅邪費縣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

不得為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郚不受命而入郚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舉大惡重貶之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

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公羊作詩。杜氏註郟小國也任

城亢父縣有郟亭。傳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

城防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郟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小五生春秋卷八。十一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萬公羊作曠。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

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二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

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壘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藥廬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寶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已

未衛侯出奔齊衛侯下公羊有衍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園

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  
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蒯  
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進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辜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辜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辜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辜也余以巾櫛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三辜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辜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杜氏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君春秋以衛侯自取奔亡之禍  
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  
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  
以抑強臣定常君而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

伐吳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冬季孫宿會晉士匄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莒人邾人于戚傳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  
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愚按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  
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辜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  
言專辜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劉夏

逆王后于齊杜氏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

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  
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胡氏曰或曰天

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納王后之禮平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矣。愚謂待事之無及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嚮也

邾人伐我南鄙

邾傳

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代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冬十有一月癸亥

晉侯周卒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春秋卷八

○十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泲梁戊寅大夫盟

泲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蘇氏

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術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悉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泲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成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泲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傳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代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浞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臯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愚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

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

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春秋卷八

十五

三

###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傳公羊穀梁並作睪宣公也○

泰山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貜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 宋人伐陳

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

### 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

###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 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桃杜氏註弁縣東南有桃虛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

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九月大雩。○宋華

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

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冬邾

人伐我南鄙

傳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劉氏傳夷狄於中

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

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

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

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按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

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秋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伯討而况於兼而有之乎

春秋卷八。○十六。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

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

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

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

之菽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劔斷鞅乃

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

心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

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

齊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  
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鄭子孔

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  
寫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

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目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  
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

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  
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

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  
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杜氏註祝柯縣今

屬濟南郡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傳諸侯  
還自沂上盟于督楊曰大毋侵小。按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公曰

人執邾子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

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  
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柰何邾人伐魯晉人

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未得其  
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

服人心而正其臯乎公至自伐齊胡氏傳同圍齊以伐致何也見齊靈無

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取邾田自漵

自伐然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齊侯環之謂矣

水杜氏註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

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漵水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季孫宿如

晉傳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晉

之擊鮒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謹按擊鮒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

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臯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晉士匄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其不伐喪也杜氏註詳錄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愚謂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摠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

尚何墮惟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曾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

者使半為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言有足法也齊殺其大夫高厚傳齊侯娶于魯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乃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立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謹按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詞言之可謂著明矣鄭殺其大

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傳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臯甲辰子展子西帥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臯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奔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臯之意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傳懼叔孫

豹會於日士甸于柯杜氏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復自盟結好夏六月庚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

衛地按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各生於

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

伐邾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

之讎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燮穀梁作濕蔡公

子履出奔楚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

春秋卷八

〇七八

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氏傳公子變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變此何辜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身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舉之也。陳侯之弟黃出

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言非其辜也公子黃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叔老如齊傳齊子初聘于齊冬十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

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

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對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大六二 春秋卷八 〇十九 原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

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徯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

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爲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昔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物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

臣納其地之臯亦見矣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傳欒慶娶於范

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相子卒欒祈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相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尊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徯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秋欒盈出奔楚。劉氏意林不以范句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爲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句不得逐矣句之臯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

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襄陵許氏曰比

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曹伯來朝曹武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鼻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乎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秋五

春秋卷八

二十

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天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

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公至自

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來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辜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平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舒之

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辜累上也

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辜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祀伯句卒

傳祀孝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杜氏註畀我庶

其之黨○泰山孫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入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祀孝公○陳殺

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

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穀梁傳稱國以殺鼻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鼻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

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

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在河

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

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

左

春秋卷八

○九一

原

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欒王

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

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緘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

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

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

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歎或泣而樂為之死盈

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

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間樂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書齊侯本其惡也。八月叔

### 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

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反怠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臯明矣蘇氏曰聶比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 卯仲孫速卒

杜氏註孟莊子也

###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 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

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爲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

文五年

春秋卷八

〇六二

休

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坐我疾之莢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氏註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晉人殺欒盈。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取奔亡書奔臯之。晉人殺欒盈。氏之族黨。公羊傳曷爲不言

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詞

### 齊侯襲莒

杜氏

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祀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

罪之尤者也

##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



齊

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相敗宣八年以楚莊興

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

禮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

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

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見僖元年註。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

師送陳無宇。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

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

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

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

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庭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古有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

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

盜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

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  
聞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  
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  
諸比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  
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  
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郈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僕埋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善死也曰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  
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  
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  
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之與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  
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  
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  
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  
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  
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

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自津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

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泰山孫

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

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  
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  
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  
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  
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  
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師之職修矣今乃知魯不討而  
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

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

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  
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

假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官兵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相子駟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秋八月己巳諸侯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 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臯之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愚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臯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杜氏

注夷義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閔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臯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 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四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

諺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臯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曠。傳鄭子楚滅舒鳩

###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卒 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

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

###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二十有六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臯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

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  
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  
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  
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  
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  
伯玉伯玉曰瑋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石宰穀右  
宰穀曰不可獲舉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  
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士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巳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  
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或問甯喜弑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  
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  
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  
君不如弈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

春秋卷八

九六

衛孫林父入

衛孫林父入

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  
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  
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  
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舉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  
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  
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舉方諸商人陳乞則  
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  
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 衛孫林父入

### 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舉孫氏也臣之  
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杜氏註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衛侯

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  
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  
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失人也則  
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按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  
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甚矣夏

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

會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衛地又近戚田。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

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會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  
氏曰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按  
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

秋宋公殺其

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嬖大子  
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

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歌用牲加書  
衡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  
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享伊戾。  
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痤者寺人之譖也  
而獨辜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  
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  
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  
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  
使女齊以先歸。公羊

春秋卷八

廿七

傳此執有辜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辜執之也。劉氏傳曷為不以  
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云爾

非伯討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

伐鄭葬許靈公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  
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  
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傳齊慶封來聘其  
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  
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撤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奂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奂公羊作瑗。傳宋向戌善於  
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弒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弒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  
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  
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  
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相之際天子失道諸  
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  
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祀  
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  
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穀梁作專○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辜父子死余  
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討

春秋卷八

○二十八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  
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衍衍反國而復用之  
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辜而衛侯殺之不以其辜矣昔里克弑奚齊  
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  
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  
信者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於  
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鱣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  
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鱣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  
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繫為忠以不仕為廉可謂重已  
乎是乃君子之所貴

### 秋七月

### 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

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  
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  
潛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  
諸侯之盟也父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

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宗為主也。胡氏曰此一地也。屬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成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相召陵之事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傳衛人討甯氏

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邾子來朝。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

大雩。傳旱也仲孫羯如晉。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

癸討葵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士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璧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

來奔既而齊人來譟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十有一

月公如楚。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

遠朝強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

卒。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

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

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故以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

穎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比日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也

也

也

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使公治問墾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

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平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

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違願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

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於失

國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

**夏五月公至自楚**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閻弒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弒之○公羊傳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易為謂之閻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道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閻門者也不稱姓名閻不得齊於

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瀟

惡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

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

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

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

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

相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相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傳范獻子來

**杞子來盟**傳杞文公來盟

**吳子使札來**書曰子賤之也



聘

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

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

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

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

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

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

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遇緣先君之志納

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

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遇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

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愚謹按春秋之書

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

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

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平時中當其可而居之

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

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

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忽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

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

止出奔北燕

杜氏註高止高厚之子比燕燕國薊縣愚按南燕見相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

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

出奔臯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按

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

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

羯如晉

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羊作頗下

薳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按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相晉文所

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

平趙武之責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蔡景侯為大子般

聖于楚通焉  
天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羊穀梁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

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

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

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夫公羊作年夫。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身王而歎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

而言曰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盟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

儋括圍焉遂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莒甘過鞏成殺佞夫括取廖奔晉書曰殺其弟佞夫臯在王也。穀梁傳甚之也。愚按

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

黜嫡立庶而致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子朝之亂也

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于鄭鄭

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入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哲曰可則往難則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

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

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代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絕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

之辭也。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臯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臯而臯良霄何也曰者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

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代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

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

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辜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

冬十月葬蔡景

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衛地胡氏傳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

八二十九

春秋八

三十三

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辜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相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謹按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會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夷狄以見深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秋

九月癸巳子野卒。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

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

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以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哀在感而有嘉

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夫葬

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胡氏傳般亦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

辨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

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杜氏

註不書葬本處君也。己亥仲孫羯卒。傳孟孝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

秋大柱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傳

莒滕子會葬非禮也。 平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具出也。陸

氏辯疑曰據傳則展與弒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

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春秋卷第八



